華 語 現 代 詩

首獎

程裕智〈 和聖母的漫步指南 〉

今天的日曆說宜到遠方

宜緩走，宜敬拜海

宜與神同行

於是我收拾背包，帶著最簡單的行李

把自己放進小小的鞋

乾燥、舒適、有些悸動

像這片打開的天空

為了什麼而遼闊，而又不可說

要感覺的秘密讓它安靜地來

沙土那樣堆積，形成歷史

我從比較艱難的地方起步

乾縮的防風林在岸之外

意識著海的鹽分

現在不來的東北季風

雕刻著生活的皺褶

連海的邊緣都不是直的

大大小小的石頭壘成滬

在浪的練習裡試圖

留下一些可能

竹筏是另一種句式

讓船澳現在這個章節錯落

我停在這裡，和遠方的風車角力

比誰的眼睛更無畏

而我們知道彼此都只是一腔熱情

它佇立，海風轉動時間

我前來，探勘小鎮的肌理

浪在遠方坦裸，旁觀

像旅行時要看得很遠

越過想像和悲憫

才能抵達目的地

聖母是這樣的行者

不閱讀地圖，不畫下路線

轎子偶爾晃近狹窄的小巷也不需後退

前方自有天光

我與神同行

在它的低眉中畫下路線

在每一個路口抖落手帳上的塵土

未到達的地點在紙面上喧鬧

空白頁讓位給字跡與塗鴉

有時飄來炮屑和無盡的渴望

聖母向南行走

我和祂在路口分離

鑼鼓去它的道路

沒有路線，但有方向

彷彿一則隱喻

過程說著離散與歸來

漫步歸來，我讓鞋子沾滿隨機的髒汙

背包裡收了一卷海景

囊鼓鼓的信仰

優等

鄭翊茜〈 702/704/830 〉

**自己的房間**

**變成了別人的房間**

**然後又變成了空房間**

　　**――湖南蟲《一起移動》**

00.

我家住在吉屋裡面

可以常常被租出去

01.

附近流浪犬喜歡盯著人搖尾

期盼被永久地址收編

02.

最羨慕同學從小到大出去玩

下遊覽車後都是回同一個家

03.

租客一：

借一些空間囤積無處安放的歸屬

04.

租客二：

定期定額證明蝸牛為一有殼動物

05.

後來也養成紙箱收納的習慣

快速型打包完成下季大規模移動

06.

相信nothing gold can stay：

暫時答應睡下他們說永遠的房間

07.

如果說長大擁有答案

就沒有我是誰的問題

08.

生活圈越來越大

朋友圈越來越小

09.

動用唇舌偏激解釋

我要回家了並不是我要回家了10.

（是夢的預言嗎？）住處外牆滿滿

大寮搬家 / 搬家找我 / 安心搬家

11.

只有一個20 吋行李箱

只讓生活所需運抵下一間房

佳作

簡帥文〈 府城三味 〉

**一、國姓魚**

回望朱紅如血的朝代殞落

前方，是一去不回的黑水溝

江山破碎了你的身世

注定泛落鹿耳潮水翻湧

繁衍夢想於這座島的土地

也深深烙印你襟懷中的日月

原民唇音呼作麻薩末（註）

想來你也不會忘記

曾被賜予國姓這份尊榮

人們無法輕易解析你為何多刺

自己卻明白，多刺其實

是滿腔耿介不屈的鯁骨，隱覆著

期待與先賢相照的肝腸

魚腸煎得噴香，唯你深識其中灼痛

至今仍流傳府城人群眾口

吟詠史詩般的反覆咀嚼

回味你流芳的傳奇

註：麻薩末即指虱目魚，為西拉雅語言，《臺灣通史》中記載：「臺南

沿海事以蓄魚為業，其魚為麻薩末，番語也。」

**二、牛肉湯**

烈火燒烹的鍋爐

熬盡多少牛骨和屠劊的歲月肢

解過牛體的手，可也曾剝削過

昔日原民哀號的血肉

縷切作紛繁的傳說，越切越細

一刀刀劃進深處，深入不忍

回顧鮮血淋漓的歷史

多少土地隨臺灣牛的皮肉

被割作片片傷痕瑣碎的記憶

小小一碗牛肉湯

須以多少牛勤奮的生命換取

赤紅牛肉湯沸響，吼作血的吶喊

手捧那碗你習以為常的溫熱時

請以悟悔悲憫的姿態

低首，細細品嘗

**三、安平蜜餞**

與生俱來帶有鹽份的汗與淚

跟先祖一起被種入鹽田

種植鹽的生命為鹹味

耕耘出王城的舊日繁華

沿途撒落故事的種子隨風雨茁長

成淵長的老街，直至開花

開過久遠顛沛的歲月，結作

今人想望安平的果實

將無數汗水拚搏的鹹澀日子

同蜜餞一併醃漬悠長靜好的時光

每嘗一口都像在舌尖娓娓述說

誕生於這塊土地，一則則

鹹酸甜的悲歡過往

佳作

嚴宥傑〈 倒風一隅 〉

**（一）、浮沉**

從朔望開始

一分為二 二分為四

伸出追尋安居的纖毛 披上承受波濤的雙殼

平靜內海 洶湧黑水溝 漂流

再次看到光線前 緊縛終生住所

肉體為食糧 幼苗軀殼上永駐

槍蝦在此安身 鳚魚於此成家

如此往復 層層疊疊

新生末沿讓赤裸的肌肉

品嘗著海水的冷冽與腥鹹

**（二）、見面禮**

葡萄牙的帆船順著東北風

帶著絲綢 瓷器與故事返航

他們驚嘆著給了母嶼名字

而你悄悄地殖民了他們的海岸

滋養阿方索的子民

浮動的陸地 遊移的人群

思念故鄉的人 認為你來自北方

而潮汐亙古 永恆守護

生命的符碼裡 找到嵌進航海圖的軌跡

**（三）、湖畔殘跡**

隻身一人坐在海堤上 微浪戳著海岸

彼端 木麻黃和雲朵交疊

蚵架在淺灘排列 牡蠣在吊床上依偎

兩尾黃色巨蟒 絞噬橫臥千年的古鯨

戎克船的航道上 僅存膠筏航行

帝國的槍樓 孤落在沙洲

一簇簇魚群 抖動紛亂光影

探頭過去 無數銀灰小點倏然散開

陰影之外團聚

細碎湧滾 急躁恐後

彼此是生存的必須

萬億年後

胸鰭化為雙手 尾鰭成為雙腳

在水面之上

輕吻海風 擁抱泥沙

在人群中反芻

孤寂

註：牡蠣在8 月至隔年2 月的滿潮時排卵，經過大約20 天的浮游期，其中一個過程是有纖毛環的擔輪子，纖毛環會變成貝殼原肌，分泌貝殼質將軀體包裹起來。浮游的最後階段會長出能感光的眼點，需在24~48 小時內找到合適的地方附著。

　　日治時期的學者認為，臺灣的牡蠣和分布於北太平洋的太平洋牡蠣（Crassostrea gigas）外觀相似，應為同種。2008 年，水試所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利用基因序列進行親緣鑑定調查。結果發現，臺灣的牡蠣與分布在伊比利半島南部的葡萄牙牡蠣（ Crassostrea angulata ）有著極為相似的序列，臺灣是葡萄牙牡蠣的原鄉。

　　乾隆年間，急水溪和八掌溪改道流入倒風內海，內海逐漸淤積，現在的北門潟湖為倒風內海的殘跡。潟湖南端的蘆竹溝有個紅磚建築的廢墟，具居民所述，此為日本時代的軍營。

佳作

陳三峰〈 生命這部書 〉

不經意地拾起 生命這部書

正猶豫著要從哪一頁讀起

不知不覺 又增加了它的厚度

日子是那打字成書的快手

生活的腳步

總趕不上打字的速度

汲汲營營於現實的奔波忙碌

有時 不免三步併兩步

一不小心 栽了個跟斗

在生命的篇章裡

不知又寫下了多少錯字

既不能重新寫過

又豈能用橡皮擦塗抹

放任被懵懂心情塗鴨的歲月裡

驀然回首

竟 不忍卒睹

屬於自己的這部書

只好暫時把它 擱置

一任光陰的書蠹 啃蝕

無奈現實 終無法逃避

歲月豈容蹉跎

當再度拾起翻閱

卻驚見 書裡

斑斑駁駁

盡多是凌亂的字跡 泛黃的空白

不識一個字

是欣喜若狂的篇章

或盪氣迴腸的情節

是快樂的歡顏

或悲傷的淚水

總無人可以代寫

屬於自己生命的這部書

終有一天

不得不 裝訂成冊

也只能捫心自問

可值得 留傳後世

或只好 束諸高閣？